

北冥有鱼

(节选自《庄子·逍遙遊》)

原文：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■

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於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■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。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风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後乃今将图南。■

蜩与学鸠笑之曰：“我決起而飞，抢榆枋〔而止〕，时则不至，而控於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适莽苍者，三餐(cān)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又何知？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

不知春秋：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：〔此大年也。〕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？

汤之问棘也是已。

〔汤问棘曰：“上下四方有极乎？”棘曰：“无极之外，复无极也。〕穷发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；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後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鷀(y à n)笑之曰：“‘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适也？’”——此小大之辩也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国者，其自视也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於世，未数数然也。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

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遊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？

故曰：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

据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（《诸子集成》本）

语言要点：

| | | |
|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|
| 1. | 通假字： | 北冥、 南冥 - |
|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|

| | | |
|----|--|---|
| | | <p>溟 (海)</p> <p>斥 (ch i) 鵠</p> <p>(y à n) - 尺</p> <p>小 大 之</p> <p>辨、辨</p> <p>乎 荣 辱</p> <p>之 境 -</p> <p>辨 御</p> <p>六 气 之</p> <p>辨 - 变</p> <p>而 徵 一</p> <p>国 - 能</p> <p>旬 有 五</p> <p>日 - 又</p> <p>(《词 诠》:</p> <p>去 声 ,</p> <p>连词)</p> |
| 2. | | <p>古今字:</p> |
| 3. | | <p>异体字:</p> |

| | | |
|----|-------|--|
| | | 翩 遊 - 游 |
| 4. | 破读字: | 决 (xu è , 迅 疾) 起 而 飞 抢 (qī āng , 撞 , 碰 到) 且 夫 、 故 夫 、 夫 列 子 、 若 夫 行 比 一 乡 数 数 然 内 外 之 分 恶 乎 |
| 5. | 词类活用: | 适莽苍 者 宿 春粮 三月聚 粮 |
| 6. | 词序: | 莫之夭 阏 之 二虫又 何知 ? 奚以之 九万里 而 南 为 ? 奚以知 其 然 也? 奚适 2 恶乎待 哉?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|
| 7. | 双宾语: | 则芥为 之舟 |
| 8. | 非支式: | 抟扶 摇 掠 扶摇羊 角 |
| 9. | 被动式: | |
| 10. | 实词、词组: | 怒而飞 海运 《齐谐》者，怪也。 扶摇(合为)息 飘六月 野马培风 天图南 决起而 飞然 果冥灵 (一种 灵龟。) 依宋末 罗勉道 《南华 真经循 本说)冥海 羊角 犹然 (舒迟 |

| | | |
|-----|--|--|
| | | <p>之貌。 见《荀子·哀公》杨倞注) 加劝、 加沮 泠然 至人、 神人、 圣人</p> |
| 11. | | <p>虚词:</p> <p>是鸟也、之虫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 斯在下矣（斯，于是） 斯已矣（斯，此） 而后乃今2 特闻（特，独） 彼其（那人他）于世 时则不至（则，《经传释</p>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|--|
| | | 词》： “则， 犹或 也。” 副词， 或许) 虽然 (词 组，虽 然如 此) |
| 12. | 省略： | 翱翔 〔〕 蓬蒿之 间 |
| 13. | 修辞： | |
| 14. | 同源字： | |

译文：

北海有一条鱼，它的名字叫做鲲。鲲的巨大，不知道有几千里。化成为鸟，它的名字叫做鹏。鹏的背，不知道有几千里；奋起而飞，它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。这只鸟，海动风起时就将迁往南海。那南海，是个天然大池。

《齐谐》这本书，是记载怪异之事的。《谐》书上说：“当鹏迁往南海的时候，翅膀扇动了三千里水面，乘着大旋风盘旋而上直达九万里高空。它离开北海靠的是六月海动时的大风。”雾气的蒸腾，游尘的飞扬，都是生物用气息吹拂它们的结果。天色深蓝深蓝，那是它真正的颜色呢，还是因为它遥远得没有边际所致呢？鹏在天空向下看，也不过像人在地面上看天这样的罢了。

再说，水如果积得不多，那么它负载大船就没有力量。倒一杯水在堂前洼地，那么放一根小草可给它作船；放上一只杯子就粘住了，这是水浅而船大的缘故。风如果积聚得不深厚，那么它负载大翅膀就没有力量。所以鹏飞到九万里的高空之后，那风就在它的下面了，然后才凭借着风力，背贴着青天而没有哪个能阻拦它，然后才计

划向南飞行。

蝉和学鸠嘲笑大鹏说：“我们迅疾地起飞，撞到榆树和檀树就停住，有时或许飞不上去就落在地面上算了。为什么要飞到九万里的高处再向南飞呢？”到近郊去的，只带几个饭团就可以有个来回，肚子还饱饱的；到百里远的地方去的，出发前一宿就要舂粮备食；到千里远的地方去的，就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粮食。这两个小动物又知道什么！智慧贫乏的不能了解智慧丰富的，寿命短的不能了解寿命长的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朝菌不知一月的终始，寒蝉不知一年的终始：这些是寿命短的。楚国南边的大海里有一种灵龟（依宋末罗勉道《南华真经循本》说），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，五百年为一个秋季；上古时代有一种大椿树，更以八千年为一个春季，八千年为一个秋季：这些是寿命长的。然而彭祖如今就因为曾活到七八百岁而独闻名于世，一般人谈到长寿，就举出彭祖来相比，不是太可悲了吗？

商汤王问棘的时候是这样说的：

汤问棘说：“上下四方有极限吗？”棘说：“无极之外，又是无极！不毛之地的北方，有个深黑色的大海，是天然的大池。那里有一条鱼，它的宽度有几千里，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长，它的名字叫做鲲。有只鸟，它的名字叫做鹏，它的背像泰山，翅膀像天边的云，乘着大旋风盘旋而上直到九万里的高空，穿过云气，背靠青天，然后计划向南飞，将去南海。小雀嘲笑它说：‘那鹏鸟将到哪里去呢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，在蓬蒿丛中飞来飞去，这也是飞行的最高限度了。而那鹏鸟究竟要飞到哪里去呢？’”这就是小雀和大鹏的区别。

所以说，那种才智能胜任一官的职守，行为能适合一乡的俗情，德性能符合一君的心意，能力能取信于一国之人的人，他们的自鸣得意也就好像蓬间小雀一样的。而宋荣子对他们不禁要嗤笑。再说宋荣子的行为特点是这样：即使整个社会都称赞他，他也不会变得更加奋勉，即使整个社会都非议他，他也不会变得更加沮丧，他能认定内我和外物的分际，辨别光荣和耻辱的界限，就这样罢了。他对于世俗的声誉并没有孜孜汲汲地去追求。虽然这样，但他还有未曾树立的。列子驾着风飘然而行，道术好到轻妙的程度，过了十五天而后回来。他对于求福的事，并没有孜孜汲汲地去追求。这样虽然免于步行，但毕竟还是有所依待的。

至于那种能顺应万物的本性、驾驭六气的变化，来遨游于无限的宇宙之中的

人，他还有什么依待的呢？

所以说：至德之人无意于区分物我。（物我两忘，意境一体，与万物混为一，如此可做到逍遥游，如庄生蝴蝶。）修养神化的人无意于立功。（不求有功于人类，但还有所凭借，如列子之流。）有道德学识的圣人无意于求名。（不计较毁誉，如宋荣子。）

赏析：

大到大鹏，它要上升到九万里的高空再向南飞，必须依靠六月海动时的大旋风；小到尘埃，它的飞扬，也要靠生物的气息来吹拂之。这些都是有待而动的，它们都没有做到逍遥游。只有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“至人”，物我两忘，意境一体，与万物混为一，如此才能做到逍遥游，才能顺应万物的本性、驾驭六气的变化，来遨游于无限的宇宙之中。这就是庄子所创造的浸透着他的哲学观点的寓言。

庄子的寓言，充满浪漫色彩，想象力极为丰富。阅读这样的作品，对于开发我们自身的想象力应该会有帮助。而进一步丰富我们的想象力，正是我们在大学阶段的学习中必须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，因为正如爱因斯坦所说，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基础。

所以，我们希望大家熟读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，并能深入地去体味其中所表现出的令人惊叹的想象力。